

德國現代短篇小說集

弗·沃尔夫等著



新文藝出版社

德國現代短篇小說集

第一屆評獎作品

德國文學出版社



德國現代短篇小說集

弗·沃尔夫等著
張威廉等譯

新文藝出版社

• 1957 •



本書根據“Neue Deutsche Literatur”等書刊譯出

德國現代短篇小說集

弗·沃尔夫等著

張威廉等譯

*

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上海橫平路155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11號

上海市印刷五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1339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7 1/4 字數 146,000

1957年5月第1版

195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2,000 定價(6) 0.60元

內 容 提 要

本書共收十二個短篇小說，作者大都是德國當代的著名作家，如沃爾夫、魏納特、西格斯、布萊德爾、烏塞等，也有一小部分是新進的作家。內容是多方面的：有描寫納粹分子迫害猶太人的流亡者，有描寫東西德兩個不同的世界的卡片和只有這一條路，有描寫國際工人階級的友愛的霍莫里那和知識分子思想轉變的奧得河畔的醫生，也有描寫國際主義精神的十七個麵包等。

書中的人物形象鮮明，故事真實，讀者可以從本書中窺見德國現代短篇小說的近貌。

目 次

流亡者.....	威利·布萊德爾(1)
卡片	斯蒂芬·海姆(15)
怪書	包尔·寇尔納—希拉特(35)
只有这一条路.....	卡坦丽娜·康默尔(42)
奥得河畔的医生	彼得·納尔(57)
塞莫里那	楊·貝特尔遜(85)
拖拉机手	安娜·西格斯(97)
格維蘭的兄弟	波多·烏塞(100)
在倫敦的插曲	艾利希·韋伯尔(115)
勇敢	艾利希·魏納特(160)
十七个面包	弗里德利希·沃尔夫(168)
育尔	弗里德利希·沃尔夫(176)
作者簡介.....	(218)

流 亡 者

威利·布萊德爾

一个二月天的寒冷的早晨，在机场饭馆前面，在长着光亮的细桠枝白桦树中间的长木凳上，坐着一个奇怪的人。他身体矮小、瘦弱，穿着一件深色长外套，一条很窄的深色条纹裤子，一顶方格灰色的旅行帽低低地遮着他满布皱纹的面孔。他的头缩在双肩中间的上装领子里。在这蒙着一身深色衣服的人身上，只有两只手犹如鲜明的两点，在膝上及大腿上不安的搓着。穿过饭馆的玻璃窗，可以看见坐在盖有白布小桌旁的客人。这个人一定感到极大的恐怖而似乎冻僵了，他胆怯地看着机场的塔顶，上面有一面大的卐字旗在飘荡。当他把头低下来时，又想起，他还不知道时间呢，因此又向上面看。敏捷的秒针在钟面上很快地跑着，还有十二分钟。飞机或许也会误点的。他已经犹豫了很久，把一切事情前前后后思索过上百回了。自从暗杀的威胁发生后，如今每一分钟的等待都是痛苦。

坐在木凳上的阿尔罗·塔勒波儿冻僵了，同时也很焦急，他知道中午可能到阿姆斯特丹，那就得救了。他将从那里到美国，决不再回来。他将来能同他儿子布尔诺再见面吗？他儿子在监狱里已经有两年了，这最可怜的人还能在那里再继续留六年吗？六年后他是不是真的能自由呢？没有人清楚地

知道这件事……六年后兒子三十歲了。他从二十二歲到三十歲要关在監牢里，这樁事情簡直不敢設想，不要再想这件事吧……。兩年前当布尔諾被捕，不久就知道，他如何被人拷問，又当謠言傳出他被殺，埋在沼澤地里之后，塔勒波兒的妻子就跳樓自殺，而他呢，咒詛兒子为什么要参預政治！而且还接近共產黨員！一个犹太人又是共產黨員，当然会使納粹加倍地憤怒。塔勒波兒一直不問政治，他从沒有公开地参預过政治。沒有一个人知道，革命以后他投过社会民主党的票。他是一个商人，商人必須保持中立。顧主們大都不知道他是犹太人，他很清楚，他們大多数是阿里安人，而且有許多是反犹太人的。但他是一个出賣啤酒、糖、罐頭食品及面粉的商人，与政治有什么关系呢？当布尔諾参加了共產主义青年团，答应他不公开活动之后，塔勒波兒就对这件事容忍着；而这青年倒也把謠言一直保持到國會失火^①为止。在这些不幸的日子里，阿尔罗·塔勒波兒認為是應該特別小心的时候，可是，这位青年却不但接近那些被通緝的人，而且看來还担任了領導工作，于是在經過一段不安寧的、長久被追捕的地下生活之后，这种不可避免的結局終於來到了。老塔勒波兒一下子失去了妻子和兒子。他早已失去了一半的顧主，随后恐嚇追逼着他。在美國的親戚自願幫助他。現在他在機場等候着，口袋里有一張到阿姆斯特丹的飛機票，船票在阿姆斯特丹。要不冒受私刑

① 希特勒于一九三三年一月掌握了德國政权，建立了法西斯專政。他們为了消滅工人运动，消滅共產党，就捏造种种事实來陷害共產党。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夜，法西斯匪徒們更進一步地采取了卑鄙的手段，縱火焚燒國會而嫁禍于共產党。

拷打的危險，那他就不能再在林頓停留一天了。

阿尔罗·塔勒波兒不是很容易就做出決定的，他不單是為了兒子，他在德國已經住了四十個年頭，其中在漢諾威郊外的林頓就住了三十多年。如今他已是五十六歲的人了，却要單獨到一個不熟悉的地方去，而口袋里除了一角錢以外，就一無所有了。

“您是誰？”阿尔罗·塔勒波兒嚇得直跳起來，一個魁梧的黨衛隊員站在他面前。他還沒來得及回答，那個人又問：“這麼寒冷的天，您為什麼坐在外面？”

“人家不許我進去。”塔勒波兒回答。黨衛隊員不了解，他觀察着這蒼白、發抖的小老头。“您的名字？”“阿尔罗·以色列·塔勒波兒。”“啊……”這位身穿制服的人輕蔑地把臉一沉，又要走了，這時他卻又思索一下。“你要去外國嗎？”“是的，先生。”“把財產帶在口袋里，是嗎？”“沒有，先生！”“那麼你口袋里帶着什麼？”黨衛隊員突然喝道，“外匯還是首飾？”塔勒波兒戰戰兢兢的看着那突然發怒的人。這個人為什麼這樣發怒呢？他的回答確是簡單而明了的呀！他把精神振作了一下，站得更挺直一點，再盡量鎮定地回答：“先生，沒有，只是些內衣、肥皂、牙刷以及一些別的東西。”

黨衛隊員的嘴角上帶着一種嘲弄的奸笑，眯着眼睛，用惡意的眼光瞅着這個猶太人。“肥皂？好像你這豬猡也還洗過臉呢！牙刷？從你的喉嚨里就發出臭氣，叫人噁心。”他想了一想。單獨一個人，沒有証人在場，是不能檢查行李的，否則這髒傢伙在事後會說他的東西被人偷了。

“已經檢查過了。”塔勒波兒看到黨衛隊員的目光盯着他

的箱子。

“我問你了嗎？流氓，打開你的爛東西，快点，快点！”

一架飛機降落在機場上。乘客離開了飯館，行李放在手車里推着。塔勒波兒並沒有看到這些，他激動地用不靈活的手試着打開箱子。“快，快，你這豬糞要耽誤我的時間嗎？”黨衛隊員在威嚇。最後箱子打開了，塔勒波兒輕鬆地嘆了口氣，“先生，你看。”他用手翻開襯衫及襯褲，拿出襪子和一雙便鞋，“或許你還要自己檢查嗎？”

“後面藏着什麼？”黨衛隊員指着箱子的布里子，同時目光炯炯地看着這個猶太人。

“哪里？”塔勒波兒吃驚地問，因為除了箱壁以外，他看不到什麼，那上面連一個小口袋也沒有呀。

“哪里？”黨衛隊員怒吼起來，“是呀！那後面！”他彎下身子，用力把箱子的布里子一撕兩半，伸手進去。他什麼也沒掏到。

“塔勒波兒，”有聲音在叫。塔勒波兒叫道：“在這裡！”“您在那裡做什麼？快在這裡來！”現在他才看見一架飛機已停在機場上，旅客正在上飛機了。塔勒波兒指着箱子和黨衛隊員。“先生，快点檢查吧！”——“閉住嘴，畜牲。”黨衛隊員咬牙切齒地說，他看見機場職員來了。“收拾好你的爛東西。”“您的東西沒有檢查過嗎？”職員問。“檢查過了，先生！”可是這裡的這位先生……”黨衛隊員馬上打斷他的話說：“這人形迹可疑。”——“啊，啊！”職員避免看穿制服的人，他把通行証遞給塔勒波兒，不耐煩地說：“快点吧！否則您就得留在這裡了。”

塔勒波兒把沒有鎖好的箱子緊緊地挾起，跑向飛機。職員

跟着他，当他登上小梯子，職員拖住他的手臂問：“你少了东西沒有？”“沒有，沒有。”塔勒波兒害怕地嚷着說，好像人家說他犯了罪一樣。

他在飛機后面靠門處，找到一個座位，他很高興，這個座位使他看不見別人的面孔，在他前面只是些脖子及后腦勺。除了他，還有七個旅客，五男兩女。空着四個座位。沒有人注意他，他們只望了他一眼，因為他來遲了。

現在塔勒波兒乘飛機走了，他決不再回來。但是他的兒子還關在監獄里，四周光禿禿的牆，一個釘有鐵柵的窗洞，一張板床，一個便桶……已經過了漫長的兩年——還有三個兩年……三個兩年……格爾吐德——他的妻子，在林頓山腳的坟墓中不是更好些嗎？難道他步她的后塵不也更好些嗎？美國。他實在想像不出是什麼個樣子。這同旅行到月球去差不多。美國！他幾乎記不起來的那位內弟，在吐巴柯有一片飯館。叫他到那里幹什麼呢？

他從窗子望出去，看到光亮的金屬機翼，機翼下巨大的支架及慢慢旋轉的輪子。他把身子向前俯，看到下面的鄉村，綫條似的公路，界綫分明的小塊田地，黑叢叢的森林；被風吹動的浮雲飛過時，這明朗的視界便被遮住了幾秒鐘。

塔勒波兒感到無限悲傷，他必須像個罪犯一樣地逃走。每一個狂妄的人都有權利來屈辱他，欺侮他。

這個穿制服的人想做什麼呢？他真的相信，他把貴重的東西帶到外國去嗎？他想起最近幾年來，別人毫無理由、毫無道理地給他種種惡意的侮辱。把人屈辱、欺侮、損害——這在

許多人看來已經是一種遊戲，一種行樂了……。為什麼要去美國呢？為什麼？他不應該留在这里嗎？寧可像住在歌德街的珠寶商那坦·羅特一樣吊死，或是像住在森林湖街的葛爾德斯密特一家人那樣用煤氣自殺嗎？他們要暗殺他，而他逃走了。“我為什麼要逃走呢？到美國去做什麼呢？我逃走了，但是布尔諾還關在監獄里……”

“我的先生，請看這張路綫圖。”一位招待員打開一本折着的長地圖。“您看，在左方就是明頓，我們馬上就要到這個地方了。”塔勒波兒並沒有看地圖，他只看着對他講話的人。有人對他這樣和藹可親，真太希罕，太希罕了。“您要杯咖啡嗎？”招待員問他。“好，好，請給我一杯。”塔勒波兒感激地回答他。

明頓到了。塔勒波兒靠着窗子，看到紅色的屋頂和尖塔，環抱在茂密的叢林中。塔勒波兒曾經到過明頓，住在寄宿舍里。他同格爾吐德，帶着頑皮而又大胆的小布尔諾在托依托堡森林里。格爾吐德不斷地講着一件將來會發生的不幸的事……一件不幸的事……不，這件不幸的事，在好久以後才發生……可是這孩子並沒有犯罪。他自稱是共產黨員，雖然當局禁止了共產黨，但他還是同他的同志團結在一起。因此，他不得不失去他最美麗的青春。這孩子要是知道我逃到美國去了，他會怎樣想呢？到今天布尔諾甚至還不知道，他的母親因他而失去了生命……

招待員從廚房走出來，就在塔勒波兒座位後面，“請，我的先生，咖啡來了！”還給了他一小杯牛奶，一小杯糖。“謝謝您。”

他真是一位善良的人，塔勒波兒心里想。在這時候的一位非常善良的人。他喝了咖啡，重又得到一點人生的樂趣。招

侍員拿着一個空盤子走過時說：“先生，我們剛剛飛過邊境了。”

“您沒有入境許可証，您這打過戳子的通行証三個禮拜后就失效了。您到底去哪里呢？”

“去美國！”塔勒波兒輕輕地回答，他感到新的災難要臨頭了，他又把頭縮在大衣領里，很焦急地看着阿姆斯特丹機場檢查通行証的職員，他那微微突出的烏溜溜的大眼睛有着一種說不出的卑屈神情。

“您有錢嗎？”——“哦，有的。”他悄悄地說——“有多少？”——“二十五塊錢。”

這位職員驚奇地、憤怒地注視着他。這家伙在裝傻嗎？現在塔勒波兒竟微笑起來，一種胆怯的、求情的微笑。使塔勒波兒不幸的是，那個職員把這種微笑當作嘲笑，他的面孔便板起來，狠狠地說：“您必須回去。”

“怎么？……請您說……”塔勒波兒在他後面叫着：“先生，先生……”但是他的聲音已經傳不到這位生氣的人的耳中了。

兩個鐘頭後塔勒波兒又坐在飛機里，他照原路飛回去。招待員來了，分給他一份路線圖，又問他要不要一杯咖啡，他謝絕了。他對一切事情都感到無限冷淡。他將要在漢諾威下飛機，然後回到林頓，到他逝世的夫人那里。這位稅關職員說的對，他，塔勒波兒，到美國做什麼呢？許多人生活在美國，當然沒有人在等着他。這整個的出走是一種愚蠢的想法。他屬於

漢諾威，屬於林頓區的，回到他妻子長眠的地方去，回到他兒子——六年后——將要回來的地方去吧！假使沒有那封恐嚇信，那他一定不會急于把商店出賣的。他對賣價有什麼可計較呢？——他又不能夠把錢帶到美國去。而那家小商業銀行把這筆款子替他兒子儲蓄起來，那真是非常寬大了。他的商店簡直是送人了，不，是人家從他手里盜去的。

“假使我不立刻逃走，他們就要謀殺我。大概就是想‘買’我商店的那個海頓曼親自寫這封恐嚇信的吧！他們要暗殺我……他們要……”自從他對於生活感到了恐懼，他對於死亡已不感到可怕了。

塔勒波兒又蜷縮地坐在飛機最後面的椅子上。他是經歷過許多考驗的人。他自己並不喜歡某些猶太人，但偏偏是他不得不受這許多磨難，因為他是猶太人。例如，沒有一位正派人會尊敬溫克斯坦，他知道他在柏林附近有一幢華麗的公館和一座其大無比的花園。他想到這座花園時，就看不見什麼樹木、花草、隱蔽的園亭和噴水池了，在他眼前是一座士兵的大墳場，一個十字架靠一個十字架，中間就是溫克斯坦的公館。他的財富是由士兵的墳墓建築起來的，人怎麼會尊敬這樣一個人呢？這個人是猶太人，這不是令人驚駭嗎？但他，這個小雜貨商塔勒波兒，曾經當過兵，替德國打過仗，一生總是過得很艱苦，對這件事又能怎樣呢？在吐巴柯的內弟勸他去找溫克斯坦，他有很多人事關係，可能會幫助他的。但是這樣一個人是沒有人肯去麻煩他，雖然他是猶太人，雖然他的公館建築在十字架中間。小商人塔勒波兒知道得很清楚，富人能避免許多災難；而他也決不能有別的想法。溫克斯坦度過了

大的灾难，假使塔勒波兒在別的情況下也可以認為這是當然的事，但是現在他對這種不公平的待遇却憤怒極了。

飛機急遽地下降，塔勒波兒看到一座教堂的尖塔飛过去了，一片廣闊的草地飛近了，然後飛機從一個小叢林上面掠過，顛簸一下，觸到了地面，他又到了漢諾威的飛機場。

“您？”機場的值勤職員驚訝地問他。

“我的許可証沒有到，雖然這邊已經向我保證說到了。這里面一定有錯誤，或者是耽擱了，”塔勒波兒結結巴巴地說了這幾句話，“我將推遲這次旅行，仔細地打听一下。”“您可以到收發站領回您的通行証，”職員說，“就在那邊的小屋里。”

塔勒波兒很想不領出他的証件，趕快逃走；他害怕遇見那個粗暴的、認為他是走私商人的黨衛隊員。可是他有什麼辦法呢？他提着小箱子往長房子走去，在入口處上面寫着“收發站”。他的心撲通撲通地跳得很厲害，頭也昏了，他預感到事情不能順利地通過。發抖的手握着門把，猶豫地走了進去。當他還未看清四周時，就聽見一聲歡呼的叫喊：“我的猶太人，我的猶太人來了！”

塔勒波兒轉過身去，認出那個年青的黨衛隊員，現在他渾身發抖，沒有力氣說一個字或移動一步。轉瞬之間，他看見自己已被一群穿着制服的希特勒兵士團團圍住了。他所認識的那個高大、年青的黨衛隊員走到他緊跟前來，面孔帶着揚揚得意的神情，凶惡的灰眼睛在骨碌碌地轉動，他的闊嘴在笑。他問塔勒波兒：“你这个不值錢的样品，人家不收留你，是嗎？人家已查出你是一个走私的珠宝商對嗎？”他的眼睛又變得凶惡而炯炯逼人了。“不，不是的，”塔勒波兒嚷着說。“啊！先生，不

是的……”“那人家为什么把你送回來呢？快說！”塔勒波兒狠狠地看看四周。要不使這班人更加對他發怒，他該回答什么呢？一位黨衛隊員喝道：“哼，外國人也漸漸知道猶太人是什人樣的人，而謝絕他們了。這些該死的雜種。”“我的出境許可証不在那里。”“为什么不在那里？”那个黨衛隊員眯着眼睛盯着他問。

“先生，是弄錯了，”塔勒波兒結結巴巴地說，“大概弄錯了，也許是……”他害怕地頓住了。“也許是什麼？”黨衛隊員追究地問。“也許是……也許是耽誤了。”塔勒波兒吐出這幾個字。“什麼？你說什麼？”黨衛隊員喝道，“你这个狗東西，想控告我們嗎？責備我們耽誤了你嗎？”他伸直魁梧的身體，命令他：“把手放直，貼着褲縫！”塔勒波兒把手提箱放下來，兩只手臂貼緊在腿旁。“由于你这种放肆的行为，你应该受到惩罚。”黨衛隊員說，同时狠狠地把站得筆直、身子在發抖的猶太人打了一記响亮的耳光。塔勒波兒被這狠狠的一巴掌打得向后退，用兩只手掩着臉。这粗暴的人叫道：“你这个狗東西想动手嗎？我不是命令你把手貼在褲縫上嗎？”他又打起塔勒波兒來，他倒向他身边的那一个穿制服的人，那个人就把他推开。“不要臉的家伙，無耻的家伙，德國人民的吸血鬼，强奸姑娘、謀殺孩子的家伙，豺狼！”每罵上一句，就打一拳踢一脚，最后，一脚把塔勒波兒踢到房間的角落里，这些黨衛隊員就边笑边談地走开了。有一个对塔勒波兒叫着，命令他站起來臉对着牆站着。这个被打的人很吃力地站起身，搖搖晃晃走向指定的地点。

塔勒波兒不得不面對牆站了兩個鐘點，現在他第二次坐上到阿姆斯特丹的民航機。招待員分發地圖時不發給塔勒波兒，問乘客要不要咖啡時也不問塔勒波兒，走過他身邊時好像沒有他這個人一樣。漢諾威飛機場的黨衛隊員曾促請他注意塔勒波兒的行動。塔勒波兒又花了十塊錢付第二次的飛機票，其中包括付給替他取票的黨衛隊員的一點酒錢，因為塔勒波兒不許離開靠牆的地方。

這次他沒有坐在后面的位子上，而是坐在乘客中間。他的眼淚情不自禁地淌在他慘白的面孔上；由於神經受到打擊，他瘦弱的身體在戰抖着。坐在他后面的一位老太太從她的熱水瓶里倒了一點咖啡給他喝，他接過來貪婪地飲着。接着老太太又遞給他一小塊火腿麵包，滿面淚痕的塔勒波兒微笑地感謝着。有人叫道：“高貴的夫人，他是猶太人。”——“正因為如此，”她回答，並且嘲笑地加一句：“幸而我不必遵守貴國這種野蠻的法律。”乘客們沉默了。這位太太又從手皮包拿出一張小卡片遞給塔勒波兒，並且大聲地說：“假使您在國外需要幫助，可以來找我。”每個乘客都能聽得見。塔勒波兒害怕又引起新的糾紛，沒有敢吃火腿麵包，他低聲地說了一些感激不盡的話向她道謝，同時他又很害怕那個坐在他后面靠另一邊窗口第三個座位上的乘客。

飛機降落時，他鬆了一口氣，他相信自己得救了。但是他並不知道護照的事仍舊沒有解決，那些黨衛隊員是為了自己取樂才叫他做這次沒有希望的旅行的。

塔勒波兒在阿姆斯特丹飛機場的值班室里度過一晚。一切請求都不能說動職員們：沒有簽證護照誰也不能入境。官